

聂凤乔 著

老鳳談吃



LAO FENG TAN CHI

“中国烹饪原料学第一人”饮食笔记

- 用舌头吃饭
- 烹饪的发明
- 西瓜皮经济
- 归来兮，豆浆
- 筷、刀叉与文明
- 河鳗腌烧味更香
- 牛蛙之卵成佳肴
- 待产的烹饪美学
- 鱼与烹饪解剖学
- 慈禧与小窝头之外
- 三味书屋与烹饪美
- 灵隐寺的「燕窝腰花」
- 「烹小鲜」与道家饮食观
- 饮食文化乎？烹饪文化乎？
- 「乌云托月」与饮食心理

老鳳談吃



LAO FENG TAN CHI

聂凤乔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老凤谈吃/聂凤乔著. —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7.1

(聂凤乔作品)

ISBN 978 - 7 - 5633 - 6392 - 6

I . 老… II . 聂… III . 饮食 – 文化 – 中国 – 文集
IV . TS971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6)第 159086 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桂林市中华路 22 号 邮政编码:541001)
网址:www.hbtpress.com

出版人:肖启明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发行热线:010 - 64284815

北京佳顺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北京市顺义区杨镇沙子营南 1000 米 邮政编码:101309)

开本:889mm×1 270mm 1/32

印张:6.125 字数:98 千字

2007 年 1 月第 1 版 2007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 001 ~ 7 000 定价:20.0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影响阅读,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老鳳談吃

LAO FENG TAN CHI

目录

1 烹饪文化

- 饮食文化乎?烹饪文化乎? 3
烹饪的发明 4
吃尽天下 6
箸、刀叉与文明 8
无为清静道家餐 9
“烹小鲜”与道家饮食观 11
“返祖菜”三虑 13
食品雕刻之我见 14
镀钉工艺菜 16
“乡土烹饪”的思考 17
中国无快餐? 19
馄饨世界 21
“猪皮热”的谐趣 22
份儿饭在“园外楼” 23
东京夜市 喜看今宵 25
茶肴清韵 27
慈禧与小窝头之外 29

2 味在肴外

- 美食观说 33
用舌头吃饭 35
味在肴之外 36
滋——质感的美 38
待产的烹饪美学 39
三味书屋与烹饪美 41
情景、意境与饮食 42
黑色情致 43
“乌云托月”与饮食心理 46

“翡翠鱼球”联想	47
东坡肉与广告术	49
鱼与烹饪解剖学	50
逐臭之夫话“臭美”	52
川味的性格	53
马奶酒下羊尾油	55
白水煮肉的滋味	56
羊头肉之思恋	58
槐叶冷淘与槐花谷垒	59
“茴香大螺蛳歌！”	61
虾脑汤的启示	62
久违了的葵花大斩肉	64
“牛棚”里吃狗肉	65
驴厩里的口福：烹獾食虎	67
舔碗	68

3 食补佳肴

关于猪肉的非议	73
较肉尤补猪脚爪	74
从食“下水”到以脏补脏	75
何物醍醐	77
酸奶之恋	79
“胖大海杞子羹”的真谛	81
盘中只有水精盐	82
豆豉说	84
“涪潼”为了“舒脾阳”	85
“竹筒宴”和保健	87
僧厨馈药苗	88
药用珍禽话雪鸡	90

归来兮，豆浆	91
青稞青海宝	93
鸡屎藤做的香料	94

4 素的艺术

“素”的艺术	99
“假”菜不假	100
灵隐寺的“燕窝腰花”	101
野菜，其妙在“野”	103
从地软开始	104
苜蓿何妨日满盆	106
西瓜皮经济	108
烫干丝咏叹	109
炸馒头夹臭豆腐	110
粉汤风情	112
揪面片——傅飮	113
别饶情趣的丢炒面	115
油条纵横	117
糌粑的“遗憾”	118

5 入馔荤腥

啖麝记	123
大鸨的滋味	124
野驴之忆	126
“食指动矣”与鼋	127
河鳗腌烧味更香	129
牛蛙之卵成佳肴	130
难忘的“烫拌短蛸”	132

“海底松炖银肺”与海蜇菜	133
石岛的凉拌鲜海蛰	134
情钟海蚌闭壳肌	136
食鲎小记	138
不用熏的熏鱼	139
炝虾·醉虾·虾生	140
肥王·江团·长吻𬶏	143
笼养石鸡肥	144
桂林美馔说竹齧	145
紫驼之峰出翠釜	147
鸡爪风味	148
能作壁挂的锅盔	179
豆腐干与白花首	180
马保子的清汤牛肉面	182
桂花栗子羊汤面	183
“破布衫”及其他	185
粽子与五芳斋	186

◎ 后 记

6 天下珍馐

青海湖的出水鲜	153
秦邮二鱼肴	154
兴化·鱼宴?蟹宴?	156
中堡庄醉蟹	157
满洲里的生鱼片	159
洞庭湖畔“子龙脱袍”	161
荆沙美鱼糕	162
汴梁的羊肾球汤	164
在琼山吃“三流火锅”	165
羹与“阜宁羹汤”	167
传奇的“咕咾肉”	168
清炖蟹粉狮子头	170
“叫化鸡”的发展	171
香炸石鳞高	172
我吃“肝背”	174
甜醅回旋曲	175
南糖“花生酥”之忆	177

烹饪文化

PENG REN WEN HUA

1

归根到底，是烹饪带来了人类的文化与文明





饮食文化乎？烹饪文化乎？

烹饪文化 PENG REN WEN HUA

近年来，研究、谈论饮食文化之风甚嚣尘上，仿佛刚刚发现似的。

其实，早在 1983 年全国烹饪名师会聚北京表演时，已经提出“中国烹饪是科学、是文化、是艺术”的观点，即认定烹饪文化之存在。数年之中，虽也未间断有人在谈论烹饪文化，总也零零落落，不那么热。不知为什么近两年热门起来，而且换了话题，成了饮食文化了。

烹饪文化，饮食文化，或许会被人认为一而二，二而一，一回事。然而却不。例如，有人便贬烹饪不过是“烧饭做菜”，即一种手艺而已，骨子里头泛出瞧不起的神情。而饮食便不同了，那是一种文化享受，或者是高级享受。饱啖美馔佳肴之余，仍然不屑厨师的劳动。“君子远庖厨”，孟轲这句话他们并未真正理解。所以，在此辈看来，饮食是文化，烧饭做菜的烹调不配称作文化。他们根本没有觉悟到：如果认为饮食文化存在，烹调便是这一文化的创造者。

有的学者研究，烹饪是一个大概念，其中包含两个部分：烹调与饮食。烹调是生产劳动，饮食是消费活动。烹调者制造出产品，供饮食者消费，这样便完成了烹饪概念的全过程。因此，光谈饮食文化，仅仅是消费部分，是不完全的。古人相反，不是轻烹调

重饮食，而是说饮食之人，人恒贱之。那意思是指只懂得吃吃喝喝的人，人们是瞧不起他的。庄周有一句话深获我心：“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责之于认为烹饪就是“烧饭做菜”的所谓学者们，得无愧乎！

我还有个认识：“饮食文化”的提法极不妥当，应当说“烹饪文化”。因为，饮食是所有动物的本能需求（事实上，植物也要饮食的），并非人的专利。自从五十万年前北京周口店“北京人”发明了烹饪（即用火熟食）这一伟大的技能，从此，人最终与动物分开，人类的饮食也具有了文化的内涵。故而，归根到底是烹饪带来了人类的文化与文明。如不然，试问许多动物都要吃喝，都有饮食行为，能说它们的这种本能行动是文化么？只有烹饪中的烹调，才配称文化，才是生发文化之母。这个名是一定要正的。

或许这样解释：饮食，是专指人的吃喝行为，不包括动物。饮马、喂牛，鸡食谷、羊吃草等都不算饮食。人还有个约定俗成的本事，即使是错误也可视为正确。“夫礼之初，始于饮食”，就是这么理解的。然而，“饮食文化”之称，终究是不妥的。

烹饪的发明

烹饪文化 PENG REN WEN HUA

中华民族对人类的贡献，据说是火药、印刷术等四大发明。其实，更久远、更大的发明应当是烹饪。

到现在为止，世界上仍然公认中国考古学家的结论，即在北

京周口店发现的“北京人”用火烧制食物的遗迹，是人类熟食的最早遗存。也就是说，烹饪是从这里开始的。美国《时代—生活文库》中的《食物和健康》一书，指出这点时说，“北京人”发明了烹饪这个“最伟大的技能”，时间距今已经四十多万年了（1980年代最新测定，“北京人”距今已五十七万八千年）。

“北京人”无疑是中华民族的祖先。他们的发明，无疑是造福人类的，有无其他发现呢？虽然很多考古学家在寻找，也发现了不少火的遗迹，但是，迄今为止仍然是“北京人”最初用火熟食的。

历史文献（《韩非子》等）中便有了这样的记载：上古时有一位燧人氏，发明钻燧取火，炮生为熟，以化腥臊，使人民减少了因生食所致的疾病，人民尊之为王。他是不是“北京人”中的某一位？或者是众家的创造，燧人氏不过是个偶像？

无独有偶，希腊神话中有位普罗米修斯，从天神那里将火种偷到人间。燧人氏较之他似乎更为接近生活，而且用火于烹饪。这火不是偷的，还有取火的方法，显见是历史而不是虚幻的神话。

几十万年，烹饪在中华土地上发展，至今不衰，而且成为全世界第一流的烹饪，受到举世的钦慕与赞赏。火药、印刷术、造纸等现在我们都需要追赶人家；唯独这烹饪，人家却追着我们学呢。

烹饪用火，已经成为中国烹饪的一项关键性的技能。孔子说过“失饪不食”，便是指的用火不当，食物熟度不合章法，即不可吃。《吕氏春秋》索性提出“火为之纪”。纪，纲纪也，乱来不得的。于是，活泼的火，被中国厨师操纵、应用，得心应手，创制出众多烹调法。基本法如炒、爆、煎、炸、卤、烤等一百余种，加上其他因素的烹调法则在千种以上（如炸法中的干炸、软炸、清炸、焦炸等）。再加上原料、调味等条件，就可制作出数不清的肴馔。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物无不堪吃，惟在火候，善均五味。”“火候”一词出现，由于它太能表述掌握时机的辩证关系了，富于哲

理,已成为一个无事不可用的公共词语。

烹饪对人类的饮食是一大革命,对人类的生活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吃尽天下

烹饪文化 PENG REN WEN HUA.

研究了一段时期中国烹饪原料,发觉中国烹饪不但烹调技艺、菜肴风味第一流,烹饪原料之多之广,也是举世无双的。

到现在还得不出一个中国烹饪原料的确数。《酉阳杂俎》中说过:“物无不堪吃,惟在火候,善均五味。”倘如此,中国烹饪原料便多得无法统计。

例如飞禽走兽,有哪些没被中国人吃过呢?益鸟猫头鹰在古代曾被列为“八珍”之一。清代王士祯的《香祖笔记》说:“蜀人射白鹇、锦鸡以食。”宋代范成大的《桂海虞衡志》上还提到广东沿海“以鹦鹉为鲊,孔雀、翡翠为腊”的吃法。

走兽中,穿山甲、刺猬要吃,水獭、水貂也要吃,老鼠与猫之类更是家常便饭。中国中原地区原来有犀、象、猩猩成群的,所以犀尾、象鼻、猩唇都曾经是席上珍,如今只剩下熊掌、驼峰还能见于菜谱。

猪、牛、羊那更是没有什么可说的了,除了毛和蹄甲不吃外,从头到尾,从里到外吃得精光。猪头菜中有扬州名菜“扒烧整猪头”;猪耳朵又叫“两层皮”,是下酒佳肴;羊肉是北京著名小吃,

白水煮就，用薄刃刀片成薄得透明的宽片，蘸花椒盐下酒，妙不可言。羊口中的上颚骨，像搓板一样，也是名菜之料。连牛胃中已被消化成浆液状的草料，在贵州、湖南一带兄弟民族中也是吃的，说利于肠胃，美其名曰“圣齑”。

至于吃虫豸，中国人更是历史悠久。《周礼》提到的便有蠧醢（蚁卵酱）、蜩（蝉）蠃醢（蜗牛酱）等。现在，遗风依然。禾虫、龙虱仍吃在广东；笋蟾、竹蛆见于滇桂；山东则大吃其蝎子，“青州炸全蝎”竟吸引了众多西方游客。我有一次在临朐，一席之上连吃三虫：“炸全蝎”、“油烹蝉猴”、“炸蚂蚱”。蝎子连那螯人的毒钩都在，我一点不漏吃了八只，味美是其一，过几天口腔的一处溃疡也痊愈了。

蔬菜之中，野菜简直是没有准数的。中国人是从菌藻、地衣，一直吃到乔木。香椿头曾是海外游子眷恋之物，他如黄连芽、柳芽、漆树芽、槐木芽、鱼木芽……莫不为一时之选。还有一点，吃植物是从芽、叶、茎、根、皮，吃到花、果、种仁。吃花粉如今时髦了，中国则早已入馔。用松花粉加饧做成的果饵，早于唐宋便以供小儿。至于矿物，同样吃，晋代的“五石散”便是一例。还曾有吃珊瑚、珍珠的记载呢，麦饭石岂有不吃之理？！

吃尽天下无敌手。中华民族吃自己的饭吃了几十万年，吃出了个“烹饪王国”的美誉，这当然和众多的烹饪原料也是有关系的。

箸、刀叉与文明

烹饪文化 PENG REN WEN HUA.

在谈论“黄色文明”与“蓝色文明”那些日子里，我突然想到古代称作“箸”的筷子。

如果不因人害事，我赞成周作人之一说，即人类吃饭最初用五指（俗称两双半），后来用叉，又后来发展成为用筷子。只要两根小棍子，开合自如，犹似手指。有人说这是手指的延长，也说得通。两根小棍子取代了刀和叉，这是发展呢，还是退化？

说筷子是中华民族的一大发明，大概不会有何异议。读到一些考古文字，知道中国也曾用过餐叉。一是洛阳战国墓中出土的五十一把骨制餐叉，均双齿，长逾十二厘米；一为甘肃武威所出的餐叉，也是骨质，三齿，属于距今四千余年的齐家文化。而大汶口文化曾出土过勺子。筷子呢？尚无所闻，最早的记述也许当推《韩非子·喻老》：“昔者纣为象箸而箕子怖。以为象箸必不加于土铏……故箕子见象箸以知天下之祸。”如果象牙筷子已见于殷纣之世，距今则已三千余年。于此也可推论用两根树枝作筷子则还当早得多，四千年？五千年或更久？总之该是很古老了。倘谓孤证不取，旁证可见于《礼记·曲礼》：“饭黍毋以箸”和“羹之有菜者用梔，其无菜者不用梌”。梌，是木制的筷子。也就是说，周室之中已有竹、木两种筷子，则象牙筷子之见于殷纣之际并非不可能。而西方之用刀叉，据美国《读者文摘》谓始于 16 世纪。有的学者

说始于公元 10 世纪的拜占庭帝国时期。即使如此,中世纪一位德国传教士还把餐叉咒为“毒辣的发明”,且指出上帝赐给人们十指就够用了。英国用餐叉则在 17 世纪后期,那之前,绅士派头十足者也得用手抓肉抓菜吃;到 19 世纪末,他们的海军还禁止使用刀叉用膳,认为刀叉会使官兵滋长娇惯恶习,松弛纪律。

著名物理学家李政道曾以筷子为例论述中国古代的科技成就,指出:“如此简单的东西,却高妙绝伦地应用了物理学上的杠杆原理。”“刀叉哪里能跟筷子相比呢?”日本人研究,用筷子要牵动三十多个关节和五十多条肌肉,而且从生物力学观点引申到筷子对脑神经系统有益。有位日本人还建议将每年 8 月 4 日定为“筷子节”,据说得到了响应。美国历史学教授小林恩·怀特,1983 年曾以《手指、筷子和叉子——关于人类进食技能的研究》为题发言,引起了学术界的轰动。当今世界上用筷子进餐者 15 亿多人,也即“筷子文明”影响所及。中国烹饪文明的影响则要大得多。

这个又称作箸、筯、柅、快儿,而又被英语称作 Chopsticks 的筷子,还只是个小玩意儿而已。

无为清静道家餐

烹饪文化 PENG REN WEN HUA

素食,是中国菜系中的一大流派。一提起它,我们马上便会想到北京“全素斋”、上海“功德林”、广州“菜根香”,还有杭州灵隐

寺、南京栖霞寺、扬州大明寺、安庆迎江寺、天台国清寺、重庆慈云寺、厦门南普陀寺等处著名的素斋。那“鼎湖上素”、“三菇六耳”、“半月沉江”、“佛珠鱼”、“袈裟肉”、“四鲜烤麸”、“油焖笋”，乃至“素鸡”、“素鸭”、“素鹅”、“素火腿”，一扫浓油肥腻，还你淡泊清新，给中国烹饪平添了雅韵幽趣，真个令人倾心不已。

更使人流连的豆芽香菇、豆腐面筋等家常素肴和紫茄白苋、露甲烟苗等田园风味，大概是这尘世之中独树一帜的。中国烹饪文化之深邃，不仅仅是吃，而且赋予了人生哲理。有一句话说：“咬得菜根则百事可为。”

人们常说，中国的素食源于佛教的传入，或者随佛教的弘扬而发展起来的。佛教确乎给中国的素食涂抹了许许多多戒杀超生等宗教宿命色彩，并且产生了广泛影响，可是，素食却是地道的国货。远在佛教输入之前的先秦，它已经占有了重要的地位，而且吸收了儒家中庸谐和与道家清净淡泊的思想，使之进入了更高的意境。“五味令人口爽”这认识，《老子》上有，《庄子》上也有。斋食是与斋心并重的，可见于《论语》、《礼记》。特别是道家的影响，犹如庄周所说“蔬食以遨游，泛若不系之舟”，自然而然不虚无，给最初的素食渗入了浓郁的无为与清净。后来出现了“辟谷”，不过，并非更后来的“绝粒”、“断粮”，那是道教诞生后的事。“辟谷”之初只是不吃肉食，是对“肉食者”的逆反，也是人类最早倡导的“素食主义”。东汉以后，道教最终将它引入服食丹药的歧途，终于走入了牛角尖。

佛道之争，由于皇帝的干预，道教多数时候处于竭蹶之中，道家素餐也敌不过佛门的斋馔了。时至今日，佛寺的素食驰誉南北，道家的素馔却默默无闻。前些时，仅有青城山的道家餐受人称道。除“洞天乳酒”、“洞天贡茶”、“白果炖鸡”、“道家泡菜”这“四绝”之外，还有一百多个菜品，原料大都自种自采，制作避免贪



味伤多，而且与中医的五味补五气的学说完全一脉相承。清淡为主，这才是地道的中华素食的特色。

道家餐不事矫饰，不作仿饰，鸡、肉不避，无为清净，似乎更符合自然主义营养学的宗旨。可惜武当、终南和五岳等的道家餐未闻信息，也未见人来挖掘、整理与研究，有负这地道的国货了。

“烹小鲜”与道家饮食观

烹饪文化 PENG REN WEN HUA

写了篇《无为清净道家餐》的小文，不过联系道家饮食不避肉食、不事矫饰，似更符合现代自然主义营养学的宗旨，以为颇似先秦时期道家淡泊无为的思想。陶文台先生把它联系到道家与道教的饮食观来评论，使我不得不认真再思索一番。

据他说道家饮食观是“治大国若烹小鲜”，殊出意外。也许我读书不精，却怎么也领悟不及于此；也许更宜于说它是“治国观”吧。这种看法不止《道德经》有，也见于《诗经》，如“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假无言，时靡有争”；也见于《尚书》，如“若作和羹，尔惟盐梅”；又见于《左传》，晏子回答齐侯关于“相和”与“相同”二者区别之时，便举作羹“若以水济之，谁能食之”为比喻；还见于《管子》、《韩非子》诸书。这些都是举烹饪来拟喻政治。如果说先秦时学者们将烹饪与政治并提是对烹饪的重视，还说得过去；倘说是“饮食观”，那么这种“饮食观”不止道家有，儒家、法家等诸子百家都是有的。